

論西漢孝文帝竇皇后

孫秀君*

一、前言

西漢孝文帝竇皇后，一生經歷漢文帝、景帝、武帝三位帝王，除了是妻子、母親、祖母的角色之外，也是一國的皇后、皇太后、太皇太后。身處政治決策的核心，對漢朝文景之治的主角--漢文帝與漢景帝，是否也起過舉足輕重的作用。女性憑藉其品德美色智慧等，可以在國家大事上發揮到怎麼樣的程度，對她又該如何評價，是個幫助帝王的賢慧之人或是個禍國殃民的禍水，這是本文想瞭解的。因此，選擇這位女性做為研究的對象。

綜觀竇皇后的一生，主要可分為三個階段：竇姬時期、竇皇后時期、竇太后至太皇太后時期，以下先就這三階段中的大事分別探討。

二、竇姬時期

(一)呂太后出宮人

竇姬名「倚房」¹，關於她的出身，根據《史記·外戚世家》記載：「竇太后，趙之清河觀津人也。呂太后時，竇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。」「竇皇后親蚤卒，葬觀津。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，追尊竇后父為安成侯，母曰安成夫人。」「竇皇后兄竇長君，弟曰竇廣國，字少君。少君年四、五歲時，家貧，為人所略賣，其家不知其處。」²可見竇姬原本家境貧窮，地位不高，後來卻能一路由皇后、皇太后至太皇太后，實堪稱「麻雀變鳳凰」的傳奇。

竇姬與代王劉恆的緣分，來自呂太后出宮人以賞賜諸王。原本竇姬希望能回到趙國，還特別拜託負責官吏幫忙，但官吏忘了，反而安排在代國隊伍中。竇姬雖心有不甘，但也只能勉強聽從³。這個結果與竇姬的意願不同，不過，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。竇姬在代國的順利，與趙國長期的腥風

* 弘光科技大學通識學院副教授

¹ 索隱曰：「皇甫謐云：名倚房」。《史記·外戚世家》。司馬遷著（漢），凌稚隆輯校（明），《史記評林》（台北：地球出版社，1992.3 第1版）。頁 1565。

² 《史記·外戚世家》。司馬遷著（漢），凌稚隆輯校（明），《史記評林》。頁 1565-1567。

³ 《史記·外戚世家》。司馬遷著（漢），凌稚隆輯校（明），《史記評林》。頁 1566。

血雨⁴兩相對照，若竇姬真的到了趙國，恐怕也不會有什麼好下場。所以，她對這個官吏實應給予十二萬分的感激。

(二)代王獨幸竇姬

竇姬至代後，開始平步青雲。《史記·外戚世家》云：「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，各五人，竇姬與在行中。」⁴「代王獨幸竇姬，生女嫫，後生兩男。而代王王后生四男。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。及代王立為帝，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。孝文帝立數月，公卿請立太子，而竇姬長男最長，立為太子。立竇姬為皇后，女嫫為長公主。其明年，立少子武為代王，已而又徙梁，是為梁孝王。」⁵其中，「太后出宮人」、「代王獨幸竇姬」特別值得我們注意。

「出宮人」之事，在漢代以前未見。學者推測「出宮人」與譴責、否定人殉制度，以及秦漢戰爭頻繁下造成家庭結構重組的社會基礎有一定的關係⁶。而呂后「出宮人以賜諸侯王是建漢以來的第一次，也是呂后的首創，其政治意義非同一般。」⁷之所以賞賜諸侯王宮女，恐怕還是希望透過這些宮女來籠絡並監控這些諸侯王⁸。劉恆對呂后的賞賜，自然不敢疏忽。

被賞賜給每位諸侯王的宮女各有五人，竇姬能深受代王寵愛，一定有她獨特的個人媚力。加上前面提過，竇姬還是侍奉過呂太后的宮女，對她當然要另眼相待，以免引起呂后的不滿而遭不測。所以，「代王獨幸竇姬」除了竇姬的外貌，更大的原因應是考量當時的政治局勢。

三、竇皇后時期

漢文帝在代王時期，代王王后已為他生下數子。不過之後陸續死亡⁹。

⁴ 趙王如意、趙王友、趙王恢等三位趙王先後被呂后對付解決。《史記·呂后本紀》。司馬遷著（漢），凌稚隆輯校（明），《史記評林》。頁 334-342。

⁵ 司馬遷著（漢），凌稚隆輯校（明），《史記評林》。頁 1566。

⁶ 衛廣來，〈西漢出宮人制度考實〉（《文史哲》2002年 02期）。

⁷ 張小鋒，〈呂后出宮人與代王劉恆「獨幸竇姬」發微〉（《晉陽學刊》2009年 01期）。頁 79。

⁸ 張小鋒，〈呂后出宮人與代王劉恆「獨幸竇姬」發微〉。頁 79、82。

⁹ 代王王后生三子或四子。《史記·景帝本紀》記載：「孝景皇帝者，孝文之中子也。母竇太后。孝文在代時，前後有三男，及竇太后得幸，前後死，及三子更死，故孝景得立。」《史記·外戚世家》記載：「代王獨幸竇姬，生女嫫，後生

所以，漢文帝繼位後，立劉啓為太子，竇姬也因此登上皇后寶座。

後來竇皇后不幸生病，雙目失明，漢文帝卻又寵愛能歌善舞的慎夫人和尹姬。甚至讓慎夫人的待遇與竇皇后相當。有名的事件即是：

有一次，漢文帝帶著竇皇后、慎夫人到皇家林苑游玩。當時由於慎夫人備受寵愛，所以，在宮中時，慎夫人常是同席而坐。但這次，郎署長在佈置坐席時，大臣袁盎卻把慎夫人的坐席拉退。慎夫人很生氣，皇上也為此勃然大怒，直接帶著慎夫人回宮。之後袁盎向漢文帝勸說：尊卑有別，才能上下和睦。如今陛下已經立了皇后，慎夫人只不過是個妾，妾和主怎麼可以同坐呢，這樣會失去尊卑的分別。而且陛下寵愛慎夫人，就給她豐厚地賞賜。陛下認為是愛惜慎夫人，其實恰好成為禍害她的源由。陛下難道沒有聽過「人彘」的事情嗎？漢文帝認為袁盎說的有道理，這才轉怒為喜，並召來慎夫人，把袁盎說的話告訴她。之後慎夫人賜給袁盎黃金五十斤¹⁰。

由此看來，漢文帝雖然喜愛慎夫人，卻不至於不講道理、超過限度。且漢文帝是個自奉儉約的人，例如：他平時穿的就是質地較為粗厚的衣服，對於慎夫人，也不准她穿著拖地的衣服，所使用的幃帳等也不准繡彩色的花紋，希望以此做為天下人的榜樣¹¹。

所以竇皇后雖然掌握後宮大權，卻沒有對受寵嬪妃展開迫害，這裡看出她是一個具有寬大心胸的人。有權力也有品德的皇后，則不易挑起事端。但這或許也與漢文帝行事有所節制、慎夫人與其他嬪妃未能生子，對竇皇后的地位無法真正構成威脅有關。

四、竇太后至太皇太后時期

竇太后至太皇太后時期的重大事件，主要是竇太后欲立梁王為太子，以及竇太皇太后在重黃老輕儒家的觀念下，對儒家學者所造成的傷害。

(一)欲立梁王為太子

兩男。而代王王后生四男。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。」司馬遷著（漢），凌稚隆輯校（明），《史記評林》。頁 377、1566。

¹⁰ 《史記·袁盎晁錯列傳》。司馬遷著（漢），凌稚隆輯校（明），《史記評林》。頁 2332。

¹¹ 《史記·孝文本紀》。司馬遷著（漢），凌稚隆輯校（明），《史記評林》。頁 370。

梁王劉武是竇太后的小兒子，他對母親非常孝敬，每次聽說太后生病，吃不好睡不好時，就常想留在長安侍候太后。竇太后也非常溺愛他。

漢景帝尚未立太子時，曾經在閒談時對梁王說：千秋萬歲之後，將把帝位傳給梁王。梁王雖然明知這不是景帝的真心話而推辭，但心中暗自歡喜，竇太后也同樣高興。直到漢景帝廢栗太子，竇太后想立梁王為太子，大臣及袁盎等人對景帝關說勸阻，並入宮謁見竇太后解說其中的道理，竇太后從此不再提起讓梁王為太子之事。梁王也因未能如願繼承帝位，怨恨並暗中派人刺殺袁盎及議臣十餘人，以致險遭殺身之禍¹²。

梁王之所以做出刺殺大臣等謀逆之事，歸咎其原因在竇太后的寵愛與放縱，所謂「慈母多敗兒」可見一斑。而竇太后能接受眾大臣的意見，也展現出她不會因私情而危害國事的政治智慧。

(二)重黃老輕儒家

竇太后信奉黃老之學，《史記·外戚世家》記載：「竇太后好黃帝、老子言，帝及太子諸竇，不得不讀黃帝、老子，尊其術。」¹³也由於她對黃老之學的重視，儒家學者不易得到重用的機會¹⁴。不過不重用儒家學者事小，竇太后還做了些為人批評詬病之事。例如：

漢景帝時，竇太后召轅固生問他讀《老子》這本書的體會。因為轅固生說《老子》這部書只是「家人言耳」，惹得竇太后發怒，竇太后便逼轅固生和野豬搏鬥，還好景帝知道轅固生是直言並無過錯，就借給他鋒利的兵器，挽救了轅固生一條性命¹⁵。

又如漢武帝時，竇太皇太后把愛好並提倡儒家學說的丞相竇嬰、太尉田蚡免職¹⁶，又找出趙綰、王臧的過失來責問武帝，武帝把趙綰、王臧交

¹² 《史記·梁孝王世家》。司馬遷著(漢)，凌稚隆輯校(明)，《史記評林》。頁 1675-1687。

¹³ 司馬遷著(漢)，凌稚隆輯校(明)，《史記評林》。頁 1568。

¹⁴ 《史記·儒林列傳》：「孝文時頗徵用，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。及至孝景，不任儒者，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，故諸博士具官待問，未有進者。」司馬遷著(漢)，凌稚隆輯校(明)，《史記評林》。頁 2687。

¹⁵ 《史記·儒林列傳》。司馬遷著(漢)，凌稚隆輯校(明)，《史記評林》。頁 2693。

¹⁶ 《史記·魏其武安侯列傳》。司馬遷著(漢)，凌稚隆輯校(明)，《史記評林》。頁 2431。

付論罪，後來趙綰、王臧等人都自殺¹⁷。

竇太皇太后在景帝、武帝時，一直於幕後處理國家大事，到她去世前，武帝都不再重用儒生，可見她對國政的影響力。而造成她心胸狹隘、無法容忍儒家學者的原因，最主要由於儒家學者奏請武帝實施建造明堂等的這類事情，已經嚴重危害她的政治權力，迫使她必須明快果斷的處理這個危機。

五、竇太后何以身處政治決策核心的原因探討

英雄造時勢，時勢造英雄。竇皇后除了憑藉自己的條件之外，當時的大環境是否也提供了她可以發揮的舞臺，才能相得益彰呢？

(一)政治思想與經濟復甦

「黃老政治最主要的特點是清靜無為，主要內容是勸課農桑、輕徭薄賦、減免苛刑、節約皇室與國家開支、少修土木工程等。這些措施無疑對恢復社會經濟和安定人民生活有極為重要的作用。」¹⁸這也正是黃老思想在漢初之所以盛行的原因。所以，漢初統治者為其政治目的崇尚並利用了黃老思想¹⁹。則「文帝本修黃老之言，不甚好儒術，其治尚清淨無為。」²⁰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」²¹等，也就不言而喻了。

西漢從漢高祖到武帝初年大約七十年的時間，基本上是以黃老思想做為政治統治的思想²²。雖然「從行政上看，它並沒有明令定為國家的統治思想。」²³但漢朝取代秦朝成為新的政權，如何記取秦朝滅亡的教訓並能永續經營，確實是漢初統治者的重要課題。且在經歷長期的戰亂之後，社會經濟凋敝，急需恢復。漢高祖時的大臣陸賈、漢文帝時的大臣賈誼等人，

¹⁷ 《史記·儒林列傳》。司馬遷著（漢），凌稚隆輯校（明），《史記評林》。頁 2691。

¹⁸ 劉澤華主編，《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》（天津：南開大學出版社，1992.6 第 1 版第 2 次印刷）。頁 256。

¹⁹ 譚久華，〈西漢初年的統治思想及其產生的原因〉（《黔東南民族師專學報》2000 年 04 期）。頁 15。

²⁰ 《風俗通義·正失》。應劭撰（東漢），吳樹平校釋，《風俗通義校釋》（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，1988.9 第 1 版第 2 次印刷）。頁 72。

²¹ 《史記·儒林列傳》。司馬遷著（漢），凌稚隆輯校（明），《史記評林》。頁 2687。

²² 朱義明，〈西漢社會黃老思想興衰的政治經濟視角分析〉（《中南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2009 年 06 期）。頁 791。

²³ 劉澤華主編，《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》。頁 255。

為避免重蹈秦之覆轍、恢復經濟穩定政權，也提出施行無為而治、與民休養生息等的相關建議²⁴。雖然當社會經濟穩定之後，黃老思想的治國策略還是有許多不足之處，但做為暫時性、階段性的任務在漢初還是成功的²⁵。

所以由整體歷史氛圍來看，竇皇后堅持黃老政治思想，對當時的政經發展而言，顯然有其正當性，且是功大於過的²⁶。

(二)婦女地位的提昇

西漢承襲秦制²⁷，秦朝婦女的地位不低，根據會稽刻石記載：「防隔內外，禁止淫泆，男女絜誠。夫為寄猥，殺之無罪，男秉義程。妻為逃嫁，子不得母，咸化廉清。」²⁸提到男女都應潔誠相待，禁止縱欲。特別的是若丈夫在外淫亂，殺了是沒有罪過的。漢初對婦女的想法受到秦風的影響，因此與後期相較，婦女有比較高的地位。

其次，漢初婦女地位的提昇，有賴較獨立的社會經濟地位。

如《史記·高祖本紀》：「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」²⁹，即呂后與兒子一起在田裡除草。《漢書·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》：朱買臣「擔束薪，行且誦書。其妻亦負戴相隨」³⁰，指朱買臣擔著柴，邊走邊讀書，妻子也擔著柴跟隨著他。這些事情證明了婦女對家中經濟來源的重要性。漢初百廢待舉，婦女生產力量的投入，對社會國家有相當大地幫助。在此情況下，婦女的地位自然會較受尊重³¹。且西漢的家庭結構基本上是「五口之家」³²，家庭的成員都要參與生產外，由於家庭成員少，所以家庭中丈

²⁴ 《史記·酈生陸賈列傳》。司馬遷著（漢），凌稚隆輯校（明），《史記評林》。

²⁵ 朱義明，〈西漢社會黃老思想興衰的政治經濟視角分析〉。頁 794。

²⁶ 王琪玖，〈孝文竇皇后與黃老刑名之學—兼談孝文竇皇后的歷史功過〉（《運城高等專科學校學報》2000 年 04 期）。頁 42。

²⁷ 甘桂琴，〈西漢婦女地位之淺議〉，（《黑龍江史志》2009 年 13 期）。頁 29。

²⁸ 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。司馬遷著（漢），凌稚隆輯校（明），《史記評林》。頁 215。

²⁹ 《史記·高祖本紀》。司馬遷著（漢），凌稚隆輯校（明），《史記評林》。頁 291。

³⁰ 《漢書·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》。班固（漢），《漢書》（【二十五史】（第一冊）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1.7 第 1 版第 8 次印刷）。頁 623。

³¹ 關榮波，〈略論漢代婦女的社會地位〉，（《牡丹江師範學院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2008 年 03 期）。頁 67。

³² 《漢書·食貨志》：「今一夫挾五口，治田百畝。」「今農夫五口之家，其服役者不下二人。」以五口之家為例，則「五口之家」應為漢朝社會常態。

夫與妻子的關係，自然容易相對平等，這也就為婦女地位的提昇提供了可能的環境³³。

另外，漢朝非常重視孝道。

1983 年 12 月湖北荆江市荆江縣張家山出土的《二年律令》是一部西漢初年頒佈的法律³⁴，非常推崇孝道，對不孝罪的處罰非常嚴厲。以孝道融入西漢法律，除了感化民眾外，更重要的是希望能移「孝」作「忠」，維護國家統治權³⁵。

《史記·袁盎晁錯列傳》袁盎曰：「陛下居代時，太后嘗病，三年，陛下不交睫，不解衣，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」³⁶。在此我們看到漢文帝對母親的孝心。漢文帝還因憐憫緹縈的孝心，在十三年（西元前 167 年）五月頒布廢除肉刑的命令³⁷。在上位者以身作則，不僅在家庭中實踐，並利用機會推行、教化百姓，希望讓社會秩序趨於和諧穩定。因為重視孝道使得長輩受尊敬，「母親」的角色亦然，當然也有助於整體婦女地位的提昇。

(三)后妃議政

漢初由呂后開始就對政事有許多參與，這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有關。尤其女性在此時有較為獨立的社經地位，且朝廷對女性議政所採取的態度較為寬容³⁸。而且，有時候朝廷大臣為了顧全大局和自身安全，也會對后妃議政採取妥協的態度³⁹。這些都對后妃議政提供了可能性。

女性在此時有較為獨立的社經地位，前文已做說明。至於朝廷對女性

班固（漢），《漢書》。頁 476、477。

³³ 甘桂琴，〈西漢婦女地位之淺議〉。頁 34。

³⁴ 劉歡、趙璐，〈從《二年律令》看儒家思想對西漢立法的影響〉（《人文雜誌》2004 年 04 期）。頁 136。

³⁵ 翟芳，〈從二年律令對不孝罪的規定看漢初的以孝入律〉（《理論界》2009 年 11 期）。

³⁶ 見《史記·袁盎晁錯列傳》。司馬遷著（漢），凌稚隆輯校（明），《史記評林》。頁 2331。

³⁷ 《史記·孝文本紀》。司馬遷著（漢），凌稚隆輯校（明），《史記評林》。頁 365-366。

³⁸ 劉美、陳艷君，〈略論兩漢女性的參政議政〉（《安徽廣播電視大學學報》2005 年 04 期）。頁 116。

³⁹ 丁治剛，〈漢朝后妃干政的原由〉（《天府新論》2007 年 S2 期）。頁 185。

議政所採取的態度較為寬容，則因當時統治者的開放氣度對女性有利⁴⁰。漢初局勢初定，禮儀等各項規範大都缺乏。需要以更寬容、開放的態度，廣納建言、重新調整。而由呂后掌權之時，大臣並未以她的性別做為反對的原因，在乎的重點是在劉氏的存續。至司馬遷的《史記》，還將呂后列入本紀，視為帝王，也反映西漢中期對女性議政的態度⁴¹。

在朝廷對女性議政採取較寬容態度的情況下，若后妃已實際參與議政、掌握權力時，朝廷大臣們雖然不見得心悅誠服，也只能先順從后妃的意思，向后妃妥協，等待時機成熟後再想辦法改變⁴²。

前面提到「孝道」使得婦女在家中的地位提升。進一步來說，對孝道的重視，也形成后妃議政的倫理基礎⁴³。如漢惠帝對呂后迫害戚夫人、漢景帝、漢武帝對竇太后迫害儒家學者等，都無法阻止。即是在家族地位上、在家庭倫理的基礎上，母親與祖母的地位很難被撼動，做為一個帝王還是必須尊敬她們。不過，不論她們的權勢有多大，她們還是「以男性的親屬身份代替男性執掌權力」⁴⁴，身份依然是母親、祖母。

六、結語

竇皇后的一生豐富多采，她由竇姬時期的外貌與特殊身份取勝；竇皇后時期是一個有權力也有品德的皇后；竇太后至太皇太后時期，是個溺愛小兒子的母親、能聽進勸諫的太后，也是一個不輕言放棄權力的太皇太后。她對西漢王朝的貢獻不小，但卻也未見君臨天下的野心。

所以，根據上文的討論得知，當時的大環境確實提供了竇太后可以發揮的舞臺，雖然史料對竇太后的記錄十分有限，但重新審視歷史文獻，對她的歷史功過給予較公正的評價之後，看出不論是時勢造人或人造時勢，竇太后在人生不同階段均努力發揮自己的能力，為自己創造出無限價值，

⁴⁰ 劉厚琴，〈略論西漢婦女的個性解放〉（《商丘師範學院學報》1996年02期）。頁65。

⁴¹ 路育松，〈從《史記》看西漢中期以前的婦女地位〉（《浙江學刊》2000年04期）。頁116。

⁴² 丁治剛，〈漢朝后妃干政的原由〉。頁185。

⁴³ 文愚，〈西漢后妃干政問題淺析〉（《史學月刊》2002年12期）。頁115。

⁴⁴ 閔家胤主編，〈陽剛與陰柔的變奏：兩性關係與社會模式〉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5.9第1版第1次印刷）。頁211。

所以才能在西漢歷史舞臺上散發出獨特的媚力。

參考文獻

一、專書

司馬遷著(漢)，凌稚隆輯校(明)，《史記評林》，台北：地球出版社，1992.3
第 1 版。

班固(漢)，《漢書》，【二十五史】(第一冊)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1.7
第 1 版第 8 次印刷。

應劭撰(東漢)，吳樹平校釋，《風俗通義校釋》，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，
1988.9 第 1 版第 2 次印刷。

朱子彥，《帝國九重天-中國后宮制度變遷》，北京：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，
2006.10 第 1 版 2006.12 第 2 次印刷。

王立群，《王立群讀《史記》之呂后》，上海：上海文藝出版社，2008.8 第
1 版第 2 次印刷。

周天，《天子末日--漢代皇帝臨終心態探秘》，北京：東方出版社，2009.6
第 1 版北京第 1 次印刷。

閔家胤主編，《陽剛與陰柔的變奏：兩性關係與社會模式》，北京：中國社
會科學出版社，1995.9 第 1 版第 1 次印刷。

劉澤華主編，《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》，天津：南開大學出版社，1992.6 第
1 版第 2 次印刷。

劉詠聰，《德·才·色·權--論中國古代女性》，台北：麥田出版公司，1998.6
初版 1 刷。

二、期刊論文

丁治剛，〈漢朝后妃干政的原由〉，《天府新論》2007 年 S2 期。

于斌，〈論漢初道家治國思想的勃興與衰落〉，《遼東學院學報(社會科學
版)》2006 年 01 期。

文愚，〈西漢后妃干政問題淺析〉，《史學月刊》2002 年 12 期。

王琪玖，〈孝文竇皇后與黃老刑名之學--兼談孝文竇皇后的歷史功過〉，
《運城高等專科學校學報》2000 年 04 期。

甘桂琴，〈西漢婦女地位之淺議〉，《黑龍江史志》，2009 年 13 期。

- 朱義明，〈西漢社會黃老思想興衰的政治經濟視角分析〉，《中南大學學報(社會科學版)》2009年06期。
- 路育松，〈從《史記》看西漢中期以前的婦女地位〉，《浙江學刊》2000年04期。
- 張小鋒，〈呂后出宮人與代王劉恒「獨幸竇姬」發微〉，《晉陽學刊》2009年01期。
- 張英文、魯朝陽，〈略論西漢孝文帝竇皇后〉，《新選擇》2006年08期。
- 翟芳，〈從二年律令對不孝罪的規定看漢初的以孝入律〉，《理論界》2009年11期。
- 劉國平，〈西漢竇太后對政治學術之干預及其意義〉，《研究與動態》11期，2004.12。
- 劉厚琴，〈略論西漢婦女的個性解放〉，《商丘師範學院學報》1996年02期。
- 劉美、陳艷君，〈略論兩漢女性的參政議政〉，《安徽廣播電視大學學報》2005年04期。
- 劉歡、趙璐，〈從《二年律令》看儒家思想對西漢立法的影響〉，《人文雜誌》2004年04期。
- 關榮波，〈略論漢代婦女的社會地位〉，《牡丹江師範學院學報(哲學社會科學版)》2008年03期。
- 衛廣來，〈西漢出宮人制度考實〉，《文史哲》2002年02期。
- 譚久華，〈西漢初年的統治思想及其產生的原因〉，《黔東南民族師專學報》2000年04期。